

下卷 目錄

女 媧 記

先 秦 公 子 三二

霸 者 專 集 六八

專 諸 刺 傳 王 一三七

吳 楚 春 秋 一七六

吳 越 春 秋 二〇七

子 胥 憤 死 二三三

神仙般的英雄范蠡 二五八

戰 國 一 瞥 二七七

女禍記

春秋時代的晉國曾經繼承了齊國的霸業，南征北討，所向無敵，可謂功業彪炳。可是，在這如許顯赫的家族中，不知隱含了多少骨肉相殘的悲劇。

晉國和周室有著極密切的關係。始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庶子，周成王的弟弟。自幼即爲「桐葉封弟」的故事，被封到瑯地爲侯。

傳到第九代穆侯時，第一件不幸的事便肇始了。

原來穆侯生有兩子，長子名仇，次子叫成師。（因爲穆侯在他出生的那年，恰巧打了一次漂亮的勝仗。所以特別取這個名字作爲紀念。）這原本是不足爲奇的。可是當時有個大夫叫伯服的，却深感不安。便這樣對人說：「主公將世子取名爲仇，已是不太吉祥了，奈何又給了公子成師這樣意義深長的好名字。名字和個人的命運有著極密切的關係，主公這樣做有點本末倒置，我看

晉國在不久的將來，恐怕要發生內亂了。」

事實上，真是被伯服不幸而言中。穆侯薨，政權整個落在他弟弟殤的手裏。世子仇便逃出晉國，在外三年，整軍經武。而後，趁隙發動政變，裏應外合，終於奪回了王位，卽位爲文侯。文侯元，傳子昭侯，因懼怕叔父成師的強大，便把曲沃封給他，目的在於安撫。

曲沃是晉國最大的都邑，連京師翼都都不過，所以當時便有人這樣的批評說：「一株樹的支幹若比主幹粗這株樹如何能不倒？一國之內若分支強於本家，終究不是長久之道。」

成師雖然受封爲曲沃侯伯，被尊爲桓叔，但他却包藏禍心，想謀奪晉室。因此便開始留意政聲，大肆收買人心。薤是老的辣。年輕的昭侯如何鬧得過老謀深算的桓叔呢？

謀反的計劃將成，晉國的內亂也隨即擴大了。

昭侯七年，丈夫潘文受賄，弑殺了昭侯，有意立曲沃伯，結果因爲翼人堅決的反對而不成。

到了桓叔的下一代莊伯時，謀反的計劃仍未被放棄，曾一度殺死了兩位晉侯。周主因此派兵討伐，阻止了莊伯的叛變。莊伯死，傳位武公，武公卽誘殺了晉侯。併吞其國，仍然定國號爲晉。又將晉國原有庫藏的所有寶物，悉數獻給周釐王，釐王受賄，就正式封他爲晉主。

持續了一百多年的晉國家亂，至此暫告一段落。不過，基於上述原因，許多相信姓名學的人更有了口實，提起這件事來，便津津樂道。而事實上，這件事情的原委也不能全推到姓名學上，

顯然穆侯較偏寵成師也有關係，或許由於成師的母親較年輕貌美吧！

雖然曲沃伯奪去了晉室的侯位，但公道自在人心，在此以前，史書稱晉君都尊爲××侯，從武公後，便被貶爲××公了。

武公死，獻公繼立，家族鬭爭再度揭幕。

獻公生性風流好色，早在身爲世子時，便曾和父親姬妾中的一人發生關係，生下一男一女。那名女子據說來自齊國，是齊桓公的庶女，名字不詳，姑且稱他爲齊姜。

當時在諸侯國中，和自己父親的妻妾或寵份高於自己的人發生曖昧，是相當尋常的事，後人把這種不正常的關係叫做「姦」。

不過，獻公和齊姜的關係，早在武公生前便被公開了；可能是因爲齊姜隨同夫人陪嫁過來時因年紀太輕，以致武公有意將她許給兒子，所以，此事是早經默許的。

不管如何，齊姜在早年時總是得寵過，因此獻公愛屋及烏，便把她所生的兒子申生立爲世子，而女兒則嫁給秦穆公。

早在齊姜之前，獻公已經娶了犬戎主的姪女狐姬，生下了公子重耳。又娶小戎一個允姓人家之女，生下了公子夷吾。獻公卽位的時候，就立齊姜爲夫人，當時重耳及夷吾都已長大成人，但因爲申生是夫人所生，所以論嫡庶不論長幼，就跟著立申生爲世子。

獻公十五年，與兵討伐驪戎（在當今陝西省驪山附近）驪戎人請和，因此獻出兩姐妹，姊妹叫驪姬，妹妹叫少姬。驪姬生得妖艷動人，加上工於心計，因此頗得獻公的寵愛。過了一年生下一子，叫奚齊。再過一年。少姬也產下一子，叫卓子。

晉獻公既寵愛驪姬，便忘却了當年和齊姜的一段恩情，想立驪姬爲夫人。於是就叫人以龜骨卜卦，結果大凶。獻公不信，又叫人改用筮卦，結果反爲吉祥。太卜就勸他說：「龜比筮要準確，從筮不如從龜，何況筮上的爻詞也不見得吉利。」但獻公已被驪姬迷惑了，怎麼肯聽信這一番忠言呢？於是就擇日告廟，改立驪姬爲夫人，少姬也封爲次妃。

獻公既立了驪姬爲夫人，便想廢了申生，改立奚齊爲世子，於是就把這個意思向驪姬表明。驪姬心裏雖然非常樂意，可不敢當時就表現出來，就故作驚異狀跪伏在地說：「當初立申生爲太子時，諸侯沒有不知道的，而且他賢能又有名望，若無故廢去他，一定是爲了我的緣故，這樣的話，我寧可自殺。」這一番虛情假意的話竟把獻公瞞得死死的，就暫且擱置廢立之事。

另一方面，驪姬暗中收買了兩個獻公的親信，梁五和關東五，天天向獻公進讒言，數說申生的種種不是，企圖離間獻公和世子。

一日，梁五向獻公進言說：「曲沃是晉國的宗廟所在，而蒲與屈地近戎狄，是邊疆要地。這三個地方，不可以乏人駐守。若使太子主鎮曲沃，重耳夷吾分守蒲屈兩地，對我國是件極有利的

事。」乍聽之下，似乎頗有道理，其實這是二五和驪姬計謀好的，目的在離間三位公子。

獻公不疑有他，就把世子申生派到曲沃，爲他築新城，又將下軍交給他。而把公子重耳和夷吾分派到蒲、屈兩地。

當時一些深遠見的大夫看出驪姬的意圖，就勸申生逃出國外，可惜被申生拒絕了。

申生守曲沃的第二年，獻公因聽信驪姬的話，派申生去征伐狄、霍、魏三國。大臣一再諫阻，獻公那肯聽進去呢？於是就有許多人勸申生出國逃亡。申生認爲若不親自出征，父王對他的疑慮恐怕不會消失，若不幸戰死了，總還會得到忠心的美名。於是就帶領趙夙、畢萬前往三國，結果一舉而滅之，凱旋而歸。

驪姬要申生出征的本意是希望他戰死，不料申生却反而立了功回來，這下心裏更加忌恨，於是倍加處心積慮，積極謀害申生。

雖然奸佞們隨時想中傷申生，但因申生平日謹言慎行，積有功勳，畢竟是無機可乘。驪姬眼看無計可施，就密召心腹優施前來，對他說：

「現在三位公子都已長大成人，經歷的事也多了，朝中的大臣往往爲他們所左右，我難發動彈不得，你看有什麼妙計把他們一併除去？」

優施回答說：

「這三位是早晚都要除去的，不過也不能一下子趕盡殺絕，還是先殺申生再說！」

於是就附在驪姬的耳朵旁說道：「如此這般……。」

某日夜半的時候，晉獻公突然被驪姬的飲泣聲吵醒。獻公吃驚的問她究竟是受了什麼委屈，驪姬也不答理，只一味的嗚咽着。後來經不起獻公一再追問。才幽幽的說道：

「臣妾自從來到晉宮後，得蒙君王的寵愛，心中感報，曾立誓要長侍君王左右，可是，如今恐怕難以如意了。」

說完又哭了起來。獻公慌忙回答：

「我乃一國之君，誰敢和夫人爲難呢？」

「只怕你那江山也保不住了。」

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「我聽說太子申生的爲人，外表裝得非常仁厚，內心却殘忍不堪，反正他早晚是要得到王位的，不如君王現在就讓他，我們也可自保。」

「你的願應顯然多餘，申生既是我的親骨肉，怎會謀害我呢？」

「以前就是因爲晉武公不避諱近親，所以才有現在的晉，申生的心意也是如此，不如早點把王位讓給他。」

獻公有點心動，連連搖頭說：

「我在諸侯中素來以威武聞名，如果連自己的兒子都勝不了，豈不貽笑大方？我自會想法除去申生。」

「現在赤狄常常侵犯邊疆，何不派申生去討伐，戰敗的話可以有個藉口殺他。若勝了的話，必會有異謀，等搜集了證據殺他，也不怕國人不服。」驪姬趁機獻計。

獻公果然派申生去征伐赤狄，里克向獻公進諫說：

「太子等於第二個國君，國君出國時太子需監國，而且『朝夕視膳』也是太子的職務，這行都不可以，何況命他帶兵出征？」

「申生早已帶領軍隊出征過了」

「軍隊是專制的團體，一切要靠司令發號傳令。他是你的兒子，若不請示於你，而擅自做主，就是不孝，若凡事都請示於你，却有許多不當之處，何況太子這次的出征必需要能獨當一面。」

「我有許多兒子，還不見得要立他爲太子呢！」獻公不悅的說。仍然派申生出征去。

當申生出征那天。獻公給他穿上兩面不同色的衣服，又在他背上綁了一個黃金做的「玦」。

「玦」和「訣」的音相同，在當時是很不吉祥的，所以就有許多僚屬勸申生棄兵而逃，申生不接

受，與赤狄大戰於稷桑之地，赤狄敗北，申生又再一次大捷於獻公。

驪姬的計謀一再失敗，心中更加忌恨，便再和心腹商議出一個更陰狠的密謀。於是半夜的時候就對獻公說：

「太子在曲沃待很久了，君王何不召他回來，就說臣妾思念他，等他來了，我試以德感化他如何？」

獻公非常高興，就把世子召回京師，驪姬設宴款待他。第二天却哭着對獻公說世子調戲他，若不信的話，她明天將和太子同遊於囿，叫獻公躲在高臺上觀望。

第二天驪姬在自己的頭上塗了一層蜂蜜，等她和世子在花園同遊時，蜂蝶都紛紛停在她的髮上，她就對申生說：「太子何不替我驅逐蜂蝶？」。於是申生就站在她的背後，用自己的衣袖替她驅逐蝴蝶。獻公在臺上看了勃然大怒，以為真有調戲之事，便想把申生及時殺了。

驪姬就跪着求獻公說：

「是我召他回京的，如果殺了他，就像是我謀害他的。何況宮中的事，只要外人不知就好了，姑且忍着吧！」

於是獻公就把申生放回曲沃，暗中却叫人搜集他的罪證。

申生回到曲沃不久，驪姬就派人向申生報告，獻公夢到齊姜這樣哭訴說：「頗爲饑餓所苦。

「必需盡速祭祀她。於是就在曲沃祭祀齊姜，祭祀完畢就派人送肥肉給獻公。」

剛巧獻公出宮去打獵。驪姬就把肥肉留下來，暗中下毒。過了六天等獻公回宮後，正要食用，驪姬就說：「遠從曲沃送來的酒肉不知壞了沒，不可不試。」就將酒灑在地上，地上卽隆起了一塊，又丟了一塊肉給狗吃，狗卽死亡。驪姬假裝不信有毒，便叫一個侍兒嚐試看看。侍兒嚐過，也七孔流血，倒地而死。驪姬大驚疾呼：

「太子真太殘忍了，國君都已這麼老了，難道就等不及了嗎？」

「我知道太子要謀殺君王，一定是爲了我們母子的緣故，不如讓我來死吧！」

說完搶過酒便要喝，這一喝下去還得了，獻公慌忙的搶過來，氣得半句話都說不出來。驪姬便恨恨的說：

「太子呀！太子！我那點得罪了你，爲什麼要出這麼狠毒的計策來謀害我？當初君王想廢你，是我苦苦的哀求才保住你的地位，花園中調戲我，也是我力保才免了你的死刑，你真太殘忍了，連自己的父親都想殺害，何況別人呢？現在如果要殺君王，就先殺了我吧！」

說完又哭倒在地。獻公扶起她，發誓一定要處決申生。

不久就派兵去討伐曲沃。太傅原款得知消息就問申生何不辯白呢？申生說：

「父王寵驪姬，沒有驪姬侍候他則寢食難安。我若向父王辯白，必定會傷了父王的心，不如

我死。」

「那麼！何不逃到國外呢？」

「父王以不孝的罪名討伐我，就是逃出去了，又有那一國肯收留一個不孝子呢？倘使我向諸侯說明了冤情，那樣又給了父王一個昏昧的罪名。還是讓我死罷！」

於是就自縊而死。

這件事情發生時，重耳和夷吾都回到絳，謹見獻公。驪姬又向獻公進讒說重耳和夷吾與申生都是共謀。恰巧重耳和夷吾剛聽到這件事情，料想驪姬也不會放過他們，就各自逃回蒲與屈。獻公見他們連夜逃回，以為真有共謀的事，就派兵去攻伐這兩個城池。

獻公先派勃鞞去伐蒲，又派賈華去伐屈。

狐突知道了這件事情，就自己的兩個兒子去投奔公子重耳。因為他認為公子重耳相貌奇偉，他日必能成就大事。

勃鞞到了蒲地，因為持有君王的令旨，重耳就開門迎接。勃鞞示意重耳自殺，包圍了重耳的住宅。重耳與狐偃逃到花園，正要踰牆，勃鞞突然持劍而至，一刀削去了重耳的衣袂。還是讓重耳給逃到狄國了。

獻公派賈華去伐屈，賈華故意圍攻不下。第二年又派兵伐屈，屈地的人民都驚恐而逃。

夷吾和却芮商量說：

「重耳現在狄，狄國也是我母親的娘家，前往投奔如何？」

「這萬萬不可，正因為公子重耳也在狄，國君早就認爲你倆共謀，現在更有口實去討伐了。何況狄國素來懼怕晉國，你怎麼知道他們將如何待你？」

却芮接着又說：

「不如逃到梁去，梁和秦是近鄰，秦國國力又相當強，將來可以借秦國之力回國即位。」

於是他們就逃到梁去了。（梁在現在的陝西省同州府附近，有別於當今河南省所在地漢代的大梁。）

二

又過了三年，正當獻公二十六年，齊桓公在葵邱會盟各國，晉獻公前往參加，途中遇到周的太宰，勸他說齊桓公目中無人，何必去參加呢？於是就中途引回。不久就生了一場大病。

當他染患惡疾，自知不久於人世時，便叫荀息前來，對他說：

「我聽人說過，士人立身以忠信爲本，然而什麼是『忠信』呢？」

「盡心事主叫做『忠』，至死而不食言就叫做『信』。」荀息這樣回答。

獻公就說：

「大夫既然明白這個道理，我想把幼主託付給你，希望你能答應。」

荀息就跪下對獻公說：

「主公之命，臣下怎敢不從，我一定會竭盡心力來輔佐幼主。至死而後已。」

不久獻公死了，大臣里克和邰鄭想把公子重耳接回國內，扶爲晉主。於是就對荀息說：

「現在主公已過世了，你是朝中的重臣，不扶長公子嗣位，却去扶立嬖人的兒子，怎麼能使人心服呢？」

「何況三位公子的餘黨對奚齊母子恨之入骨，當時是因爲礙於主上的情面，現在主公過世了，若秦國在外輔之，而國人在內應之，你有什麼對策可以應付呢？」

荀息回答說：

「我已受命於先君，立誓輔佐奚齊，奚齊就是我的主人，將來萬一力不從心，也只有一死了之。」

「死了也是無益的。」邰鄭如此說。

「雖然無益，但總比做一個不信不義的人強！我已經下定決心，你們不必再游說我了。」

里克等人見荀息如此冥頑不靈，便決定不再勸他。暗中却叫人趁着奚齊主持葬禮將他殺死在

殯宮中。

荀息知道這個消息後，便又擁立卓子爲晉候。

後來里克又派人擊殺卓子。荀息就用自己身子保護着卓子，並大聲叫道：

「這個小孩子年幼無知，何罪之有？要殺他不如先殺了我吧！我乞求您爲先君留下這一塊親骨肉！」

里克冷冷的回答他說：

「難道申生就不是主公的親骨肉嗎？」

說完，就把卓子奪過來，被大力士用力摔死了。

荀息非常生氣，就拔出身上的劍和里克鬪了起來，沒三兩下就被里克手下的人給殺死了。

驪姬慌忙逃出宮去，因爲大家素來痛恨她媚王弄權，也沒人肯收容她，最後只落得投河自盡。

荀息雖然爲卓子殉死，但因他不辨是非，服從昏君的亂命，所以也沒人爲他立碑撰文。可謂死不足惜。

里克既殺死了卓子，便派人去狄國迎接公子重耳。重耳却拒絕的說：

「我違抗君命出亡在外，父親死了也沒回去弔喪，前者不忠，後者不孝，一個不忠不孝的人

怎能回國去繼承王位呢？」

於是里克又派人到梁去迎接夷吾公子，夷吾大喜。馬上想動身回國，却被呂省，却芮勸住，

說：

「晉國有許多公子，却單單找上了你，顯然其中有許多複雜的因素，所以不能隨便回去。還是請秦國相助。」

於是就派人到秦國，以厚禮賄賂秦國的權臣。又謁見了秦穆公，要求秦穆公以兵力幫助夷吾返國，將來夷吾當晉侯時，可把黃河以西的晉地割讓給秦國。

夷吾又寫信告訴里克說，假如里克願替他把國內的事處理好，等他當上國君時，願意把汾陽封給他。

秦穆公果然派兵護送夷吾回國，當時齊桓公爲霸主，爲處理晉國嗣位的問題，也派兵到高梁，後來聽說秦國已護送夷吾回晉國，就想跟秦國合作，一起扶立夷吾，是爲晉惠公。

夷吾當上晉君後，本來應該履行前約把晉的河西五城割讓予秦。但晉惠公捨不得又反悔了。就派邲鄆送信到秦國，對穆公說：

「我今天能返國，實在是借重你的力量，我本來應該遵守諾言，將河西之地交給你。但我的臣子們認爲土地是先君和人民所有，怎麼可以隨意讓人呢？因此，只好請你原諒了。」

惠公不但對秦不守信用，也同樣和里克違約，他不但沒把汾陽封給里克，反而大大的削弱了里克的權力。他又擔心里克會和重耳共謀來奪取王位，便找藉口來殺里克。

於是派卻芮前往里克私宅，對他說：

「君侯要我傳話說：『寡人沒有你的幫助，實在回不了晉國；但你殺了兩個幼主，我雖然顧念到你的功勞，但也不能不理會君臣間的倫常大義。我怎麼可以因為私勞而廢去了大義呢？請您自己想辦法吧！』」

里克聽出惠公話中的含義，就仰天長嘆說：

「我如果不廢去那兩個幼主，君侯如何能繼位呢？假使真想把罪名加在我身上，那怕找不到理由呢？」說完就拔起身上的劍，自刎而死。

惠公想把邲鄭也殺死，但因為邲鄭恰巧出使秦國，所以作罷。

惠公又將申生改葬，就在那年的秋天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……。

狐突是申生生前的御者，當時的御者身分很高。和貴人同乘馬車時，貴人居中，在右的是驂乘，在左的卽爲御者。因此狐突和申生關係相當密切。

申生改葬後的第三天，狐突送祭品到高原去，奉惠公的命令。設下祭壇奠拜一番。事情完畢，就駕着馬車回京師。走到半路，忽然看見前頭旌旗，戈甲層層，簇擁着一隊人馬而來。狐突正

想迴避，却被一人叫住，一看却是舊時的太傅原款，原款指着一輛馬車，對他說道：

「太子在車內等候夫子很久了，夫子趕快上去吧！」

狐突上了馬車，只見申生冠纓佩劍，神情模樣都和生前無異，就慌忙的跪拜下去，心裏想着，太子不是過世了嗎？如何此刻這般活生生的在我眼前？口裏却問着：

「太子將要到那裏去呢？」

申生回答他說：

「夷吾爲晉君後，多行不義，我本來不接受他的改葬的，只是怕違拗衆意。才勉強接受。最近他又做了一件無恥的事。所以我想請求天地懲罰他。毀滅他的國家，把晉國的土地讓給賢明的秦穆公。」

「太子雖然怨恨我們的國君，但人民畢竟是沒罪的。何況晉國若亡了，誰來祭祀你？」

「讓秦人來祭祀我吧！」

「讓異國的人來祭祀你，恐怕不能爲天地所接受，太子還是好好的考慮吧！」

申生說：

「好罷！我再請示天帝吧！七天後我將附身在此城西方的一個巫人身上。你暫且等待看看

」。